

# 卷二十五

書名 警世通言三十六卷  
天啟四年序 王氏三桂堂刊本  
撰者 明 馮夢龍 撰  
卷 卷二十五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短篇小說

索書號 仁井田 集- N4038  
編號 D8621501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150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仁井田 集- N4038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警世通言三十六卷 天啟四年序 王氏三桂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一卷

俞伯牙摔琴謝知音

浪說曾分鮑叔金

於今交道姦如鬼

誰人辨得伯牙琴  
湖海空懸一片心

古來論人情至厚莫如管鮑管是管夷吾鮑是鮑叔牙他兩箇同為商賈得利均分時管夷吾多取其利叔牙不為貪知其貧也後來管夷吾被囚叔牙脫

之薦福這様朋友纔是箇真正相知這相知有

意德相結者謂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謂之

相求者謂之知音總來叫做相知今日所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第二十五卷

桂員外途窮懔悔

交遊誰似古人情

春夢秋雲未可憑

溝壑不援徒汎愛

寒暄有問但虛名

陳雷義重踰膠漆

管鮑貧交托死生

此道今人棄如土

歲寒惟有竹松盟

話說元朝大順年間江南蘇州府吳趨坊有一長者  
姓施名濟字近仁其父施鑑字公明為人謹厚志誠  
治家勤儉不肯妄費一錢生施濟時年已五十餘矣  
鑑晚歲得子愛惜如金年八歲送與里中支學究先



生館中讀書先生見他聰秀與已子支德年齒相方遂令同卓而坐那時館中學生雖多長幼不一偏他兩箇聰明好學文藝日進後支學究得病而亡施濟稟知父親邀支德館穀於家彼此切磋甚相契愛未幾同遊庠序齊赴科場支家得第爲官施家屬試不捷乃散財結客周貧恤寡欲以豪俠成名於世父親施鑑是箇本分財主惜糞如金的見兒子揮金不吝未免心疼惟恐他將家財散盡去後蕭索乃密將黃金之物埋藏於地窖中如此數處不使人知待等天年纔授與兒子從來財主家往往有此正是

常將有日思無日

莫待無時思有時

那施公平昔若是常患頭疼腹痛三好兩歡的到老來也自判箇效日就是平昔間沒病臨老來伏床半月或十日兒子朝夕在面前奉侍湯藥那地窖中的話兒却也說了只爲他年已九十有餘兀自精神健旺飲啖兼人步履如飛不匡一夕五更睡去就不醒了雖喚做吉祥而逝却不曾有片言遺囑常言說得好

三寸氣在千般用

一日無常萬事休

那施濟是有志學好的人少不得殮殮祭墓務從其



厚其時施濟年踰四十尚未生子三年孝滿妻嚴氏勸令置妾施濟不從發心持誦白衣觀音經并刊木布施許願生子之日捨三百金修葺殿宇期年之後嚴氏得孕果生一男三朝剃頭夫妻謔起還願之事遂取名施還到彌月做了湯餅會施濟對渾家說收拾了三百兩銀子來到虎丘山水月觀音殿上燒香禮拜正欲喚主僧囑托修葺之事忽聞下面有人哭泣之聲仔細聽之其聲甚慘施濟下殿走到千人石上觀看只見一人坐在劍池邊望着池水嗚咽不止上前看時認得其人姓桂名富五幼年聞一條街上居住曾同在支先生館中讀書不一年桂家父母移居胥口以便耕種桂生就出學去了後來也曾相會幾次有十餘年不相聞了何期今日得遇施公喫了一驚喚起相見問其緣故桂生只是雙淚不能言施公心懷不忍一手挽住拉到觀音殿上來問道桂兄有何傷痛倘然見教小弟或可分憂桂富五初時不肯說被再三盤詰只得吐實道其祖遺有屋一所田百畝自耕自食儘可糊口不幸感於人言謂農夫利薄商販利厚將薄產抵借李平章府中本銀三百兩販紗段往燕京豈料運蹇時乖連走幾遍本利俱



耗宦家索債如狼似虎利土盤利將田房家私盡數  
估計一妻二子亦爲其所有尚然未足要逼某扳害  
親戚賠補某情極夜間逃出思量無路欲投澗水中  
自盡是以悲泣耳施公惻然道善兒勿憂善道帶修  
殿銀二百兩在此且移以相贈使君夫妻父子團圓  
何如桂生驚道足下莫非戲言乎施公大笑道君非  
有求於我何戲之有我與君交雖不深然幼年曾有  
同窗之雅每見吳下風俗惡薄見朋友患難虛言撫  
慰曾無一毫實惠之加甚則面是背非幸灾樂禍此  
吾平時所深恨者况君今日之禍波及妻子吾向苦

無子今生子僅彌月祈佛保佑願其長成君有子而  
棄之他人玷辱門風吾何忍見之吾之此言實出肺腑  
遂開篋取銀三百兩雙手遞與桂生桂生還不敢  
便接遂道足下既念舊情肯相周濟願留借券倘有  
好日定當報補施公道吾憐君而相贈豈望報乎君  
可速歸恐尊嫂懸亡而望也桂生喜出望外做夢也  
不想到此接銀在手不覺屈膝下拜施濟慌忙扶起  
桂生垂淚道某一家骨肉皆足下所再造雖重生父母  
母不及此恩二日後定當踵門叩謝又向觀音夫士  
前磕頭說誓道某受施君活命之恩今生倘不得補



答。來。生。亦。作。大。馬。相。報。歡。七。喜。喜。的。下。山。去。了。後。人。有。詩。贊。施。君。之。德。

誼高矜厄且憐貧

三百朱提賤

試問當今有力者

同憲誰念幼時人

施公對主僧說道帶來修殿的銀子別有急用那去來日奉補主僧道遲一日不妨來施濟回家將此事述與嚴氏知道嚴氏亦不以為憚次日另奏銀三百兩差人送去水月觀音殿完了願心到第三日桂生領了十二歲的長兒桂高親自到門拜謝施濟見了他父子一處愈加歡喜殷勤接待酒食齎款從容問

其償債之事桂生答道自蒙恩人所賜已足本錢奈

渠將利盤筭田產盡數收去止落得一家骨肉完聚

耳說罷淚如雨下施濟道君家至親數口今復如何

活計桂生道身居口食一無所賴家世衣冠羞在故

鄉出醜只得生他方外郡傭工趁食施公道爲人須

爲徹胥門外吾有桑棗園一所弗屋數間園邊有田

十畝勤於樹藝儘可度日倘足下不嫌淡泊就此暫

過幾時何如桂生道若得如此免作他鄉餓鬼只是

前施未報又叨恩賜深有未安某有二子長年十二

次年十一但憑所愛留一個服侍恩人少盡犬馬之



意。譬如服役於豪宦也。施公道。吾既與君爲友。君之子。即吾之子。豈有此理。當喚小厮取皇曆看個吉日。教他入宅。一面差人分付看園的老僕。教他打掃房。屋潔淨。至期交割與桂家管業。桂生命兒子拜謝了。恩人桂高朝上磕頭。施公要還禮。却被桂生扶住。只得受了。桂生連唱了七八箇喏。千恩萬謝。同兒子相別而去。到移居之日。施家又送些糕米錢帛之類。分明是

從空伸出拿雲手

提起天羅地網人

過了數日。桂生備了四個盒子。無非是時新菓蔬。肥

鷄巨鱔。教渾家孫大嫂乘轎親到施家。稱謝嚴氏備飯。留款那孫大嫂能言快語。讒諂面諛。嚴氏初相會。便說得着。與他如姊妹一般。更有一件奇事。連施家未週歲的小官人。一見了孫大嫂也。自歡喜。就賴在。身上要他抱。大嫂道。不瞞姊妹說。奴家見有身孕。抱不得。小官人原來有這箇俗忌。大凡懷胎的。抱了孩子家。那孩子就壞了脾胃。要出青糞。謂之受記。直到產後方痊。嚴氏道。不知嬌嬌且喜幾個月了。大娘道。五個足月了。嚴氏把十指一輪。道。去年十二月內。受胎的。今年九月間。該產。嬌嬌有過了兩位。令郎了。若



今番生下女兒奴與姆姆結個兒女親家大嫂道多承姆姆不棄只怕板高不來當日說話直到晚方別大嫂回家將嚴氏所言述了一遍丈夫聽了各各歡喜只願生下女兒結得此姻一生有靠光陰似箭不覺九月初旬孫大嫂果然產下一女施家又遣人送柴米嚴氏又差女使去問安其時只當親眷往來情好甚密這話閣過不題却說桑棗園中有銀杏一棵大數十圍相傳有福德五聖之神棲止其上園下每年臘月初一日於樹下燒紙錢奠酒桂生曉得有這舊規也是他命運合當發跡其年正當燒紙忽聽有白老鼠一個遶樹走了一遍逕鑽在樹底下去不見了桂生看時只見樹根浮起處有個盞大的竅穴那白老鼠兀自在穴邊張望桂生說與渾家莫非這老鼠是神道現靈孫大嫂道烏瘦毛長人貧就智短了常聽人說金蛇是金白鼠是銀却没有神道變鼠的話或者樹下窖得有錢財皇天可憐見我夫妻貧苦故教白鼠出現也不見得你明日可往胥門童瞎子家起一當家宅課看財爻發動也不桂生平日慣聽老婆舌的明日起早真個到童瞎子舖中起課斷得有十分財采夫妻商議停當買豬頭祭獻藏神二更



人靜兩口兒兩把鋤頭照樹根下竅穴開將下去約  
 有三尺深發起小方磚一塊磚下磁罈三個罈口鋪  
 着米都爛了撥開米下邊都是白物原來銀子埋在  
 土中得了米便不走了夫妻二人叫聲慚愧四隻手將  
 銀子搬盡不動那磁罈依舊蓋磚掩土二人回到房  
 中看那東西約一千五百金桂生筭計要將三百兩  
 還施氏所贈之數餘下的將來營運孫大嫂道却使  
 不得桂生問道為何孫大嫂道施氏知我赤貧求此  
 倘問這三百金從何而得反生疑心若知是銀杏樹  
 下掘得的原是他園中之物祖上所遺憑他說

四千你那裏分辨和盤托出還只嫌少不准不見我  
 們好心反成不美桂生道若依賢妻所見如何孫大  
 嫂道這十畝田幾株桑棗了不得你我終身之事幸  
 天賜藏金何不於他鄉私下置此產業慢慢地脫身  
 去自做個財主那時報他之德彼此見好桂生道有  
 智婦人勝如男子你說的是我有遠房親族在會稽  
 地方向因家貧久不來往今攜千金而去料不慢我  
 我在彼處置辦良田美產每歲往投花利盤放幾年  
 怕不做箇大大財主商量已定到來春推說浙中訪  
 親私自置下田產托人收放每年去算帳一次回時



舊衣舊裳，不露出有錢的本相。如此五年，桂生在紹興府會稽縣，已做箇大家事，住房都買下了，只瞞得施家不知。忽一日，兩家兒女同時出痘，施濟請醫看了自家兒子，就教去看桂家女兒。比時只當親媳婦一般，大幸痘都好了。里中有個李老兒，號梅軒者，素在施家來往，遂邀親隣，釀錢與施公把盞賀喜。桂生亦與席，施濟又題起親事。李梅軒自請為媒，眾人都下成其美。桂生心下也情愿回家，與渾家孫大嫂商量。大嫂道：自古說，慈不掌兵，義不掌財。施生雖是好人，定為仁，不富家事也。漸漸消之，不知前了。我的

人家

做在會稽地面，到彼攀個高門，這些田產也

有個依靠。桂生道：賢妻說得是，只是他一團美意，將何推托。大嫂道：你只推門衰，祿薄攀陪不起。就是倘若他定要做親，只說兒女年幼，等他長大行聘，未遲。古人說得好：人心不足蛇吞象。當初貧困之日，低門扳高求之，不得如今掘藏發跡了，反嫌好道，歉起來。

只因上岸身安穩，忘却從前落水時。

施濟是箇正直之人，只道他真箇謙遜，並不疑有他。故荏苒光陰，又過了三年。施濟忽遭一疾，醫治不痊。嗚呼哀哉！了殯殮之事，不必細說。桂富五的渾家，攬



授丈夫乘此機會早爲脫身之計乃具隻鷄斗酒夫婦齊往施家弔奠桂生拜奠過了先回孫大嫂留身向嚴氏道拙夫向蒙恩人救拔朝夕感念大馬之報尚未少申今恩人身身故愚夫婦何敢久占府上之田廬寧可轉徙他方別圖生計今日就來告別嚴氏道孀上何出此言先夫雖則去世奴家亦可做主孤苦中正要孀上時常伴話何忍舍我而去大嫂道奴家也舍不得姆婢但非親非故白占寡婦田房被人議論日後郎君長大少不得要吐還的不如早達時務善始善終全了恩人生則一段美意嚴氏苦留不催

各各流淚而別桂遷挈家搬往會稽居住恍似開籠放鳥一去不回再說施家自從施濟存日好施樂善囊中已空虛了又經這番喪中之費不免欠下些債負那嚴氏又是賢德有餘才幹不足的守着數歲的孤兒撐持不定把田產逐漸棄了不勾五六年資財罄盡不能度日童僕俱已逃散常言吉人天相絕處逢生恰好遇一個人從任所回來那人姓支名德從小與施濟同窗讀書一舉成名別歷外任官至四川路叅政此時元順帝至正年間小人用事朝政日紊支德不願爲官致政而歸聞施濟故後家日貧落心



甚不忍特地登門弔唁孤子施還出迎年甫垂髫進退有禮支翁問曾聘婦否施還答言先人薄業已罄老母其肯尚缺何暇及此支翁潸然淚下道令先公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此天地間有數好人天理若不泯子孫必然昌盛其忝在窓誼因久宦遠方不能分憂共患乃令先公之罪人也某有愛女一十三歲與賢姪年頗相宜欲遣媒妁與令堂夫人議姻萬望先為道達是必勿拒施還拜謝口稱不敢次日支翁差家人持金錢幣帛之禮同媒人往聘施氏子為養婿嚴氏感其美意只得依允施還擇日過門拜岳父岳

母就留在館中讀書延明師以教之又念親母嚴氏在家薪水不給擔柴送米每十日令其子歸省一次嚴氏母子感恩非淺後人評論世俗倚富欺貧已定下婚姻猶有圖賴者况以宦家之愛女下贅貧友之孤兒支翁真盛德之人也這纔是

錢財如糞土

仁義值千金

說那支翁雖然屢任立意做清官的所以宦囊甚薄又添了女婿一家供給力量甚是勉强偶有人來說及桂富五在桑棗園搬去會稽縣造化發財良田美宅何止萬貫如今改名桂遷外人都稱為桂員外支



翁是曉得前因的聽得此言遂向女婿說知當初桂富五受你家恩惠不一而是別的不算只替他償債一主就是三百兩如今他發跡之日不來看顧你一定不知你家落薄如此賢婿若往會稽投進他必然厚贈此乃分內之財諒他家也巴不得你去的可與親母計議施還回家對母親說了嚴氏道若桂家果然發跡必不負我但當初你尚年幼不知中間許多情節他的渾家孫大娘與我有姊妹情分我與你同去倘男子漢出外去了我就好到他內裏說話施還回復了支翁以盤費相贈又作書與桂遷自叙歸德之誼囑他看顧施氏母子二人當下買舟徑往紹興會稽縣來問桂遷員外家居何處有人指引道在西門城內大街上第一帶高樓房就是施還就西門外下個飯店次日嚴氏留止店中施還寫個通家晚輩的名刺帶了支公的書信進城到桂遷家來門景甚是整齊但見

門樓高聳屋宇軒昂花木點綴庭中卓椅擺列堂上一條甬道花磚砌三尺高階琢石成蒼頭出入無非是管屋管田小戶登門不過是還租還債桑棗園中掘藏客會稽縣裏起家人



施小官人見桂家門庭赫奕，心中私喜，這番投人投得着了。守門的問了來歷，收了書帖，引到儀門之外。一座照廳內坐下。廳內扁額題知稼堂三字，乃名人楊鐵崖之筆，各帖傳進許久，不見動靜。伺候約有兩個時辰，只聽得儀門開嚮，履聲閣閣，從中堂而出。施還料道：必是主人，乃重整衣冠，鵠立於檻外。良久不見出來，施還引領於儀門內窺覷，只見桂遷戴冠華服，立於中庭。從者十餘人環侍左右，桂遷東指西畫，處分家事，童僕去了一輩，又來一輩，也有領差的，也有說話的，說一個，不了一個，約莫又有一個時辰，童僕

散管門的稟復有客候見，員外問道：在那里？答言在照廳。桂遷不說請進，一步上，踱出儀門，逕到照廳來。施還鞠躬出迎，作揖過了，桂遷把眼一睜，故意問道：足下何人？施還道：小子長洲施還，號近仁的，就是先父。因與老叔昔年有通家之好，久疎問候，特來奉謁。請老叔上坐，小姪有一拜。桂遷也不叙寒溫，連聲道：不消不消，看坐。喚茶已畢，就分付小童留飯。施還却又暗暗歡喜，施還開口道：道家毋候老孺，毋萬福見在。旅舍先遣小子通知，論起昔日受知深處，就該說。既然老夫人在此，請到舍中與拙荆相會。桂遷口中唯



准全不招架，少停童子報午飯已備。桂生就教擺在照廳內，只一張卓子，却是上下兩卓。噉飯施還謙讓，不肯上坐，把椅拖在傍邊。桂遷也不來安正。桂遷問道：「舍人青年幾何？」施還答道：「昔老叔去蘇之時，不肖年方八歲，承垂吊賜奠，家母至今感激。今奉別，又已六年，不肖門戶貧落，老叔福祚日臻，盛衰懸絕，使人欣羨不已。桂遷但首肯不答，一詞酒至三巡，施還道：「不肖量窄，况家母見在旅舍，懸望不敢多飲。桂遷又不招架道：「既然少飲，快取飯來喫。飯已畢，並不題起昔日交情，亦不問及家常之事。施還忍不住，只得微露其意道：「不肖幼時侍坐於先君之側，常聽得先君說生平窻友，只有老叔親密。此時就說老叔後來決然大發的家，母亦常稱老嫗母賢德，有仁有義，幸而先年老叔在敝園暫居之時，寒家並不曾怠慢。不然，今日亦無顏至此。桂遷低眉搔手，嘿然不答。施還又道：「昔日虎丘水月觀音殿與先君相會之事，想老叔也還記得。桂遷恐怕又說慌忙道：「足下來意，我已悉知，不必多言，恐他人聞之，爲吾之羞也。說罷先立起身來，施還只得告辭道：「暫別，台顏來日再來奉候。桂遷送至門外，舉手而退。正是：



別人求我三春雨

我去求人六月霜

話分兩頭却說嚴氏在旅店中懸上而待道桂家必然遣人迎我惟其來遲倚閭而望只見小舍人快七回來備述相見時的態度言語嚴氏不覺雙淚交流罵道桂富五你不記得跳劍池的時節麼正要數一數二的叫罵出來小舍人急忙勸住道今日求人之際且莫說盡情話他既知我母子的來意必然有箇處法當初曾在观音面前設誓犬馬相報料不食言待孩兒明日再往看他如何嚴氏嘆口氣只得含忍過了一夜次日施還起早便往杜家門首候見誰知

桂遷自見了施小官人之後却也腹中打藁要厚贈他母子回去其柰孫大嫂立意阻撓道接人要一世怪人只一次攬了這野火上門他喫了甜頭只管思想惜草留根到是個月月紅了就是他當初有些好處到我他是一槩行善若干人活了他的恩惠不獨我們一家千人喫藥靠著一人還錢我們當恁般晦氣若是有天理時似恁地做好人的千年發跡萬年財主不到這個地位了如今的世界還是硬心腸的得便宜貼人不富連自家都窮了桂遷道賢妻說得是只是他母子來一場又有同窻支老先的書如何



打發他動身。孫大嫂道：「支家的書，不知是真是假。當初在姑蘇時，不見有甚麼支鄉宦扶持了我。如今却來通書，他既然憐貧恤寡，何不損已財，這樣書一萬封也休作准。你去分付門上，如今這窮鬼來時，不要招接他，等得興盡心灰，多少賣發些盤費，着他回去。頭醋不酸，二醋不辣，沒什麼想頭。下次再不來纏了，只一套話說得桂遷。」

惡心孔再透一個窟窿  
黑肚腸重打三重跣躡

施還在門上候了多時，守門的推三阻四，不肯與他

傳達，再催促他時，佯佯的走開去了。那小官人且羞

且怒，指衣露臂，面赤高聲發作道：「我施某也不是無

因至此的，行得春風，指望夏雨。當初我們做財主時

節，也有人求我來，却不曾恁般怠慢人。罵猶未絕，只

見一位郎君，衣冠齊整，自外而入，問罵者何人。施還

不認得那位郎君，整衣向前道：「姑蘇施某言未畢，那

郎君慌忙作揖道：「原來是故人，別來已久，各不相識

矣。昨家君備述足下來意，正在措置，足下遽發大怒，

何性急。知此今亦不難當。即與家君說知，來日便有

設處施還，方知那郎君就是桂家長子。桂高見他說



話入耳自悔失言方欲再訴衷曲那郎君不別竟自進門去了施還見其無禮念氣愈加又指望他來日設處只得含淚而歸詳細述於母親嚴氏嚴氏復勸道我母子數百里投人分宜謙下常將和氣爲先勿驕銳氣致觸其怒到次早嚴氏又叮囑道此去須要謙和也不可過有所求只還得原借三百金回家也好過日施還領了母親教訓再到桂家鞠躬屏氣立於門首只見童僕出入自如昨日守門的已不見了小舍人站了半日只得扯着一個年長的僕者問道小生姑蘇施還求見員外兩日了煩通報一聲那僕

者道員外宿酒未醒此時正睡夢哩施還道不敢求見員外只求大官人一見足矣小生今日不是自來的的是大官人昨日面約來的僕者道大官人今早五鼓駕船往東庄催租去了施還道二官人也罷僕者道二官人在學堂攻書不管間事的那僕者一頭說一頭就有人喚他說話忙上的奔去了施還此時怒氣填胸一點無明火按納不住又想小人之言不可計較家主未必如此只得又忍氣而待須臾之間只見儀門大開桂遷在庭前乘馬而出施還迎住馬頭鞠躬致敬遷慢不爲禮以鞭指道你遠來相投我又



不曾擔閣你半月十日如何便使性氣惡言辱罵本  
欲從厚今不能矣回顧僕者將拜匣內大銀三錠打  
發施生去罷又道這二錠銀子也念你先人之面似  
你少年狂妄休想分文賚發如今有了盤纏可遠回  
去施還再要開口桂遷馬上揚鞭如飛去了正是

蜈蚣口中草

蝎子尾後針

兩般猶未毒

最毒負心人

那兩錠銀子只有二十兩重論起少年性子不希罕  
就撒在地下去了，一來主人已去二來只有來的使  
費沒有去的盤纏沒奈何含着兩眼珠淚回店對娘

說小母子二人看了這兩錠銀子放聲大哭店家王

婆見哭得悲切問其緣故嚴氏從頭至尾泣訴了一  
遍王婆道老安人且省愁煩老身與孫大娘相熟時  
常進去的那大娘最和氣會接待人他們男子漢辜  
恩負義婦道家怎曉得既然老安人與大娘如此情  
厚待老身去與老安人傳信說老安人在小店中他  
必然相請嚴氏收泪而謝又次日王婆當一節好事  
進桂家去報與孫大嫂知孫大嫂道王婆休聽他話  
當先我員外生意不濟時果然曾借過他些小東西  
本利都清還了他自不會作家把個大家事費盡了



却來這里打秋風我眞好意款待他一席飯送他二十兩銀子是念他日前相處之情別個也不能勾如此他倒說我欠下他債負未還王婆如今我也眞說有欠無欠只問他把借契出來看看有一百還一百有一千還一千王婆道大娘說得是王婆即忙轉身孫大嫂又喚轉來叫養娘封一兩銀子又取帕子一方道這些微之物你與我送施家妯娌表我的私敬教他下次切不可再來恐怕怠慢了傷了情分王婆聽了這話到疑心嚴老安人不是回家去說孫大嫂千好萬好教老身寄禮物與老安人又道若有欠本債教老安人將借契送去照契本利不缺分毫嚴氏說當初原沒有契書那王婆看這三百兩銀子山高海闊怎麼肯信母子二人恹惶了一夜天明算了店錢起身回姑蘇來正是

人無喜事精神減

運倒窮時落賈多

嚴氏爲桂家嘔氣又路上往來受了勞碌歸家一病三月施還尋醫問卜諸般不效亡之命矣夫衣衾棺槨一事不辦只得將祖房縊死賣與本縣牛公子管業那牛公子的父親牛萬戶人在李平章門下用事說事過錢起家百萬公子倚勢欺人無所不至他門下



又有個用事的叫做郭才，兄專一替他察訪孤兒寡婦，便宜田產，半價收買。施這年幼，岳丈支公雖則鄉紳，是個厚德長者，自己家事不屑照管，怎管得女婿之事。施小舍人急於求售，落其圈套，房產值數千金，郭才兒於中議值，止值四百金，以百金壓契，餘俟出房後，方交施。還想營葬，遷居其費甚多，百金不能濟事。再三請益，只許加四十金，還勉支葬事。丘壠已成，所餘無幾。尋房子不來，小公子雪片差人催促出屋。支翁委不過意，親往謁生，小公子要與女婿說個方便，連去數次，並不接見。支公為道等，他同拜時講，牛小公子

和路襲人，陽貨拜孔子之法，瞞亡而往。支翁回家，連日又去，仍回不在家。支翁大怒，與女婿說道：「那些市井之輩，不通情理，昔人去求他賢婿，且就甥館權住幾時，待尋得房子，時必容議遷便了。施還從岳丈之言，要將家私什物權移到支家，先拆卸祖父臥房，裝摺往支處修理。於乃祖房內，天花板上得一小匣，重重封固，還開看之，別無他物，只有帳簿一本，內開某處、理銀若干，某處若干，如此數處，未寫九十翁公明親筆，還甚甚納諸袖中，分付衆人，且莫拆動。即請支翁家商議。支翁看了帳簿，道：「既如此，不必遷居了。」乃



隨婿到彼先發財房櫃下左柱礮邊簿上載內藏銀  
二千兩果然不謬遂將銀一百四十兩與牛公子  
房公子執定前言勒措不許支翁遍求公子親戚往  
說方便公子索要加倍由施家沒有銀子誰知藏銀  
充然一天平兌足二百八十兩公子沒理得講只得  
收了銀子推說文契偶尋不出再過一日送還哄得  
施還轉背即將悔產事訟於本府幸本府陳太守正  
直無私素知牛公子之爲人又得支鄉宦替女婿分  
懇明白斷令回贖原價一百四十兩外加契面銀一  
十四兩其餘一百廿六兩追出助修學士宮文契遺還  
施小官人郭才兒坐教唆開杖牛公子羞變成怒寫  
家書一封差家人往京師捏造施家三世惡孽教父  
親討李平章開節囑托地方上司官訪拏施還出氣  
誰知人謀雖巧天理難容正是

下水拖人他未溺

逆風點火自先燒

那時元順帝失政紅巾賊起大肆劫掠朝廷命樞密  
使咬住征討李平章私受紅巾賊賄賂主張招安事  
癸坐同逆繫獄窮治黨典牛萬戶係著名該全家抄  
斬頃刻有詔書下來家人得了這個凶信連夜奔回  
說了牛公子驚慌收拾細軟家私帶妻携妾往海上



避難遇叛寇方國珍遊兵奪其妻妾金帛公子刀下  
亡身此乃作惡之報也却說施還自癸了藏鏹贖產  
安居照帳簿以次癸掘不獲分毫得財鉅萬只有內  
開桑棗園銀杏樹下埋藏一千五百兩止剩得三個  
空鏹只道神物化去付之度外亦不疑桂生之妻自  
此遍贖田產又得支翁代為經理重為富室直待服  
闋成親不在話下再說桂員外在會稽為財主因田  
多役重官府生事侵漁甚以為苦近隣有尤生号尤  
滑稽慣走京師包攬事幹出入貴人門下員外一日  
與他商及此事尤生道何不八粟買官一則冠蓋榮  
一則官戶免役兩得其便員外道不知所費幾何  
尤老兄幹旋則個尤生道此事吾所熟為吳中許万  
戶衛千兵都是我替他幹的見今腰金衣紫食祿千  
石兄若要做時敢不効勞多不過三千少則二千足  
矣桂生惑於其言隨將白金五十兩付與尤生安家  
又收拾三千餘金擇日同尤生赴京一路上尤生將  
甜言美語哄誘桂生桂生深信與之結為兄弟一到  
京師將三千金唾手付之恣其所用

只要烏紗上頂

那顧白鏹空囊

約過了半年尤生來稱賀道恭喜吾兄且及為貴人



矣。但時幸貧甚，凡百費十倍昔年，三千不勾，必得五千金方可成事。桂迂已費了三千金，只恐前功盡棄。遂托尤生在勢要家借銀二千兩，留下一半以一千付尤生使用。又過了兩三個月，忽有隸卒四人傳命。新任親軍指使老爺請員外講話。桂迂疑是堂官之流，問指使老爺何姓。隸卒道：到彼便知。今不可說。桂迂急整衣冠，從四人到一大衙門。那老爺烏紗袍帶，端坐公堂之上。二人跟定桂迂，二人先入報少頃，聞堂上傳呼喚進桂迂。生牛未入公門，心頭突上地跳。軍校指引到於堂簷之下，喝教跪拜。那官員全不答

禮，從容說道：前日所付之物，我已便宜借用。僥倖得官相，還有日決不相負。但新任缺錢使用，知汝囊中尚有一千，可速借我一并送還。說罷，即命先前四卒押到下廡取銀。回話如或不從，仍押來受罪。決不輕貸。桂迂被隸卒逼勒，只得將銀交付去訖。敢怒而不敢言。明日債主因桂生功名不就，執了文契取索原銀。桂迂沒奈何，特地差人回家變產，得二千餘加利。債還桂迂受了這場屈氣，沒告訴。處羞回故里，又見尤滑稽乘馬張蓋，前呼後擁，眼紅心熱，忍耐不過，狠一声不是他，就是我。往鐵匠店裏打下一把三尖利。



刀藏於懷中等尤生明日五鼓入朝刺殺了他便償命也出了這口悶氣事不開心開心者亂打點做這節非常的事夜裏就睡不着了看見月光射窗只道天明慌忙起身听得禁中鼓纔三下復身回來坐以待旦又捱了一個更次心中按納不住持刀飛奔尤滑稽家來其門尚閉旁有一竇自己立脚不住不覺兩手據地鑽入竇中堂上燈燭輝煌一老翁據案而坐認得是施濟模樣自覺羞慚又被施公看見不及躲避欲與拱揖手又伏地不能起只得爬向膝前搖尾而言向承看顧感數不忘前日令郎遠來因一時

手頭不便不能從厚非負心也將來必當酬報只見施君大喝道畜生討死喫只管吹做甚麼桂見施君不听其言心中甚悶忽見施还自內出來乃銜衣獻笑謝昔怠慢之罪施还罵道畜生作怪了一脚踢開桂不敢分辨俯首而行不覺到厨房下見施母痰老安人坐於椅上分派肉羹桂聞肉香乃左右跳躍良久蹲足叩首訴道向郎君性急不能久待以致老安人慢去幸勿記懷有餘肉幸見賜一鬼只見痰老母喚侍婢打這畜生開去養娘取灶內火叉在手桂大驚奔至後園看見其妻孫大嫂與二子桂高桂喬及



少女瓊枝都聚一處細認之都是犬形回顧自己亦化為犬乃大駭不覺垂淚問其妻何至於此妻答道你不記得水月觀音殿上所言乎今生若不能補答來生誓作犬馬相報冥中最重語今負了施君之恩受此果報復何說也桂抱怨道当初桑棗園中掘得藏錫我原要還施家債負都听了你那不賢之婦瞞昧入已及至他母子遠來相投我又欲厚贈其行你又一力阻攔今日之苦都是你作成我的其妻也罵道男子不听婦人言我是婦人之見誰教你句口依我二子上前劝解道既往不咎徒傷和氣耳腹中

餓甚覓食要緊於是夫妻父子相牽同至後園掘魚池而走見有人糞明知腥臭因餓極姑嗅之氣息亦不惡見妻與二兒攢聚先啖不覺垂涎試將舌舐味竟其美但恨其少忽有童兒來池邊出恭遂守其傍兒去所遺是乾糞以口咬之誤墮於池中意甚可惜忽聞庖人傳主人之命於諸犬中選肥壯者烹食縛其長兒去長兒哀叫甚慘猛獸驚醒流汗浹背乃是二夢身子却在寓所天已大明了桂迂想起夢中之事癡呆了半晌昔日我負施家今日尤生負我一般之理只知責人不知自責天以此夢儆醒我也嘆了



一口氣棄刀於河內急急束裝而歸要與妻子商議  
尋施氏母子報恩

只因一夢多奇異

喚醒忘恩負義人

桂員外自得了這個異夢心緒如狂從京師趕回家  
來只見門庭冷落寂無一人步入中堂見左邊停有  
二樞前設供桌上上有兩個牌位明寫長男桂高次  
男桂喬心中大驚莫非眼花麼雙手拭目定睛觀看  
叫声苦也苦也早驚動了宅裏奔出三四個丫鬟  
娘出來見了家主便道來得好大娘病重正望着哩  
急得桂迂魂不附体一步一跌進房直到渾家床前

兩個媳婦和女兒都守在床邊啼哭見了員外  
不暇施礼叫公的叫爹的亂做一堆都道快來看視  
桂迂纔叫得一声大娘只見渾家在枕上忽然倒插  
双眼直視其夫道父親如何今日方回桂迂知謔語  
急叫大娘甦醒我在此女兒媳婦都來叫喚者  
睜目垂泪說父親我是你大兒子桂高被及侯總管  
家打死好苦呵桂迂驚問其故又嗚咽上的哭道  
往事休題了真王以我家負施氏之恩父親曾有犬  
馬之誓我兄弟兩個同母親於明日往施家投於犬  
胎一產三大二雄者我兄弟二人其雌犬背有肉瘤



者即母親也。父親因用壽未終，當在明年八月中亦托生施家做犬，以踐前誓。惟妹子典施，還緣分合為夫婦，獨免此難耳。桂見言，典夢合毛骨悚然，方欲再問氣已絕了。舉家哀慟，一面差人治辦後事。桂員外細叩女兒二兒致死及母病緣由，女兒答道：自爹赴京後，二哥出外闕賭，日費不貲，私下將田庄陸續寫典。万侯總管府中止收半價，一月前病癆瘵身死。大哥不知賣田之情，往東庄取租，遇万侯府中家人與他爭競，被他毒打一頓，登時嘔血，拾回數日亦死。母親向聞爹在京中為人誑騙，終日憂悶，又見兩位哥哥相繼而亡，痛傷難盡。望爹不歸，鬱成瘡熱之症。數日前疽癰於背，遂昏迷不省人事。遍請醫人看治，俱說難救。天幸爹回送了母親之終，其迂開言痛如刀割，延請僧眾作九晝夜功德，拔罪救苦。家人連日疲倦遺失火，燭所屋樓房燒做一片白地。三口棺材盡為灰燼，不曾剩一塊板頭。桂迂與二媳一女，僅以身免，叫天号地，喚祖呼宗，哭得眼紅喉啞，昏絕數次。正是

從前作過事

沒恩一齊來

常言道：瘦駱駝強似象，桂員外人自雖狀顛沛，還有



此三餘房剝產變賣得金銀若干，念二媳少年難守，送回母家，听其改嫁童婢，或送或買，止帶一房男女，自隨兩個養娘服事女兒，喚了盤髮，直至姑蘇，欲與施子續其姻好，兼有所贈，想施子如此赤貧，決朕未娶，但不知漂流何所。且到彼旧居一問，便知船到吳趨坊，河下桂廷先上，听到施家門首，一看只見煥然一新，比往日更自齊整，心中有疑，這房子不知賣與宅，收拾得恁般華美，問鄰舍家，旧時施小舍人，今何處？鄰舍道：大宅裏不是，又問道：他這幾年家事，何鄰舍將施母已故及賣房六歲始末述了一遍。

今日喜娶得支參政家小姐，德兼全其天，云治家去。妻好不和順，家道日隆，比老官兒在日更不同了。桂廷听说又喜又驚，又羞又悔，欲待把女兒與他，上已有了妻，子欲待不與，又難以贖罪，欲待進弔，又恐怕他，不理若不進弔，又求見无辭，躊躇再四，乃作寓於閭門，尋相識李梅，托其通信，願將女送施為側室。梅軒道：此事未可造次，當引足下，獨見了小舍人，朕後徐議之。明日李翁同桂廷造於家，難并達悔，过求見之情，施还施，还念李翁是父輩之交，被央勉强接見。桂生



羞慚滿面流汗沾衣俯首請罪施還問到此何事李翁代答道一來拜奠令先堂三來求釋罪於門下施還冷笑道謝固不必奠亦不勞李翁道古人云禮至不爭桂先兒好意拜奠休得固辭施還不得已命蒼頭開了祠堂桂迂陳設祭禮下拜乃畢忽狀有三隻黑犬從宅內出來環遶桂迂銜衣以叫若有所言其一犬背上果有肉瘤隱起乃孫大娘轉生餘二犬乃其子也桂迂思憶前夢及渾家病中之言輪迴果報確狀不爽哭倒在地施還不知喪犬之事但見其哀痛想他良悔前非不覺感動乃撰贊詞氣稍和

桂迂見施子相憾釋狀遂以往日曾與小女約婚為言施還即變色入內不復出來桂迂返寓听與女兒談三犬之異父子悲慟

早知今日都成犬

却悔当初不做人

次日桂迂拉李翁再往施還托病不出一連去候四次終不相見桂迂計窮只得請李翁到寓將京中所夢及渾家病中之言始末備述就喚女兒出來相見了指道此女自出痘時便與施氏有約如今悔之不及狀冥數已定吾豈敢違况我妻男並喪死家可奔倘得收吾女為婢妾吾身雜童僕終身力作以免犬



報吾願畢矣說罷涕淚交下李翁憐憫其情述於施  
還勸之甚力施還道我昔貧困時仗岳父周旋畢姻  
後又賴吾妻綜理家政吾安能負之更娶他人乎且  
吾母懷恨身亡此吾之仇家也若與為姻眷九泉之  
下何以慰吾母此事斷不可題起李翁道令岳翁詩  
禮世家令闢必閉內則以情告之想无難色况此女  
貧孝昨聞祠堂三犬之異徹夜悲啼思以身贖母罪  
取過門來又是令閭一幫手令先堂泉下聞之必感  
歡喜古人不念旧惡絕人不欲已甚郎君試與令岳  
翁商之施還方欲再却忽支叅政自內而出道途嬌  
不必固辭吾已備細聞之矣此美事吾女亦已樂從  
即煩李翁作伐可也言未畢支氏已收拾金珠幣帛  
之類教了還養娘送出以為聘資李翁傳命說合擇  
日過門当初桂生欺負施家不肯應承親事誰知如  
今下為妻反為妾雖是女孩兒命薄也是桂生欺心  
的現報分明是

周郎妙計高天下

貽了夫人又折兵

那桂女性格溫柔能得支氏的歡喜一妻一妾甚說  
得着桂遷壘囊所有造佛堂三間朝夕佞佛持齋養  
三犬於佛堂之內桂女又每夜燒香為母兄懺悔如



此年餘忽夢毋兄來辭幸仗佛力已脫離罪業矣早  
起桂老來報夜來三犬一時俱死桂女脫簪珥買地  
葬之至今閻門城外有三犬塚桂老踰年竟死恙乃  
持齋悔罪之力却說施還虧妻妾主持家事專意讀  
書鄉榜高中桂老相伴至京適值尤滑稽為親軍指  
揮使受賂枉法被言官所劾拿送法司究問途遇桂  
迂悲慚伏地自陳昔年欺誑之罪其妻子跟隨於後  
向桂老叩頭求助桂迂慈心忽動身邊帶有數金悉  
以相贈尤生叩謝道今生死及待來生為犬馬相報  
桂老嘆息而去後聞尤生受刑不過竟死於獄中桂

生愈信善惡果報分毫不爽堅心辦道是年施還及  
第為官妻妾隨任各生二子桂迂養老於施家至今  
施支二姓子孫蕃衍為東吳名族有詩為證

桂迂悔過身無恙

施濟行仁嗣果昌

奉勸世人行好事

聖天不作道心欺